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四

圖書編

六曹

戶曹

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嘗不足今査順天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厨料蠟茶灯草葯材鹽斤局稅門攤各有成數成化弘治以前各邊寧謐有費歳入之賦足供歳出之用

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折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如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二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而其詘者邊防為最商鋪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止今之邊費每年仰給大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

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賚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個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個月皆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備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

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各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商舖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個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為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關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務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戶部財賦總數

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大

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傳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餘萬兩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存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賍犯人財産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

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待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支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伏祈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　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從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國用可豁

而民力亦頼以少寛也財用出大略帖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糧馬草折徵銀各鹽課銀各鈔關船料銀及雲南閘辦銀每年入數總計二百四十三萬兩送內庫豫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官軍俸銀及折糧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餘萬或二三十萬 聖旦千秋等節用二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又天下王府銀盤水礶儀仗等用共三十萬七千餘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兩此我 朝歲用銀兩出入大約總數也其不時災傷蠲

免賑濟營繕征討冊所費並不在此數　震澤長語
又記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
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
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
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約
數千萬　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直隸額派夏秋
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餘石此我　朝歲用
糧米出入大約總數也除災傷蠲免等亦未計及
震澤長語又云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臘一事言之國
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

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欽內侍但靴韈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此我　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略也王鏊震澤長語策略曰天下財賦自漕運外其以銀輸太倉庫領于度支之經費者歲入一百一十六萬有奇而各轉運司餘鹽課銀一百三萬有奇耳九邊主客兵餉歲支銀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內府之供應官員之俸給京衛兵馬之布花芻菽支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總計一歲所出浮於

入數二百五十餘萬。嘉靖二十五年北京月支米二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京營官軍十六萬五千七十名支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雜差軍匠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九名支二萬一千七百六十八石班操官軍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名支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九石八斗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名支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鹽局官匠七千五百五名支一千八百二十三石一斗廚役五千五百四十一名支五千四百五十三石四斗武生二百一十一名支六十三石三斗倉場攢斗三千三百

四十五名支三千九十一石欒工四百六十四名支
二百八十石五斗淨身男幷孤老九千八百名支二
千九百四十石屯軍一萬四千二百五名支一萬三
百八十三石八斗倉攢甲斗十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支
一千一百七十石一斗　京軍歲支冬布五十六萬
二千一百二十六疋綿花二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
六斤京官一萬七千八百七員除四月五月例折絹
實支折色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兩七錢　按
洪武十一年封周王于河南開封一郡惟一王府今
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

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以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筭洪武初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奏云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萬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略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久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

中尉四等主君五等及疏屬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爲冗兵益竄名占役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發爲不盡司農告匱有以也月料名而新縣條纂詳備

京營衛官軍十八萬八千能禦戰幾何內團營六萬餘即唱名幾何亦衛兵操三萬八千餘能援敵幾何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五百以充宮衛羨否匠作七千六百以布功指羨否廚役九千六百以供庖力羨否樂舞生一千三百五十以協音班羨否教坊四百七十淨身男孤老九百八十其給養羨否凡此歲

支米三百餘萬石布五十六萬餘疋綿花二十八萬餘斤於此參較裁量然後取與相當用無不足問國用不足正德來已然但嘉靖壬子後民業蕭颯何如曰天下歲徵糧三千六百三十餘萬石漕費白糧南糧祿俸㑹邊等各有頭項內運三百七十萬正德間京師月支三十四萬無侵用大倉原積嘉靖元詔革冗止支十八萬二年後月支二十五萬四千餘京通倉弘治有十年之積嘉靖十年前尚有六年餘積二十年後不敷四年之數歲入銀糧折八十餘萬兩及戶口商稅鹽銀船料草折剛漸等共二百四十三萬

餘而官軍折俸諸邊年例內府成造孳息奏討賞賜節誕親宗各費約二百餘萬嘉靖八年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積一百餘萬二十年後止存內庫一百一十餘萬外庫三十餘萬二十九年大虜深入通州請脩兵銀八十餘萬薊州請修邊三十七萬大同請增防秋四十餘萬宣府請增防秋四十餘萬京師咸寧經略費出多名昌平懷柔順義白羊口湖河川紫荊關各加厚治增定賞格自是歲各邊募兵銀五十九萬三千擺邊調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又加鹽鈔二十四萬六千京營加免放馬料一十八萬內府加

補料數千共數支太倉三百四十七萬扣歲入尚欠一百四十餘萬兩以開納括取濟用添設天下巡撫數員兵備數員員下所用無算河南山東創練各六千山西陝西倍戍而宣倭賞犒東宣繕城百萬許遠調募勇百萬許哨海百萬許其被標搶虜萬萬不能計也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稅兩浙畝三升宋用不輕王方贄均兩浙田畝一升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稅則三上畝三升中畝二升五合下畝二升水田五升國初天下田租

定三斗五升其後東南之地以漸北加運耗又兼浚田襲原租額及沿宋元郡公田例遂有畝稅至斗七斗及一石餘者加蘇元秋糧三十六萬張士誠稅額百萬今至二百七十餘萬會計附錄

今天下銀課自　上供外其領於戶部以充經費者歲二百九十萬有奇耳而諸邊兵餉殆且兩倍焉嗚呼祖宗開立各邊以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及山西三府供宣大以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各以畿輔河南諸郡麥銀益之率歲入自足一歲之用即如宣鎮歲九十萬兩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亦略相當發帑金

以代賦乃拯急權宜非經制也今乃爲額且歲有加益矣夫宣大增於辛丑壬寅薊鎮增於庚戌癸[illegible]一時懲虜侵軼故厚集廣募冀一創抑之今虜款雖不足恃而士兵久練計必服習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不可議撤乎諸召募修邊等費不可議罷乎而又推之各邊籍民賦之由耗考經制之當復則費必大省矣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石數歲而裁爲萬石減千石益不以親故殫民財　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與官陞轉如銓法又不以親故妨其任也今嫡長世及支庶遞降而飛膽籍者萬五千餘歲祿亡數

即竭天下之賦不能贍也誠宜斟酌變通稍為限制遞降之法視親疎為等殺絕封之後令為業以自食而弛禁階什一如莽民法則祿必漸省而法可經久

理財務

大率鹽一引割銀五錢當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商人所獲數倍於前而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往徒此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尅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開曾開納本色召商不至益何

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爲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容召商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滅頭水利商人使商人邀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利　　霍韜曰甘肅延綏軍士月糧一石折銀四錢成化米一石價銀二錢軍士得銀四錢買粟二石食爲得不足也今則銀一錢僅買粟二升銀四錢僅買粟八升矣軍士數口之家月食八升之粟如之何可足也空腹守邊寒苦交迫無怪其然矣然粟

價所以先廉而後厚者何也成化以前邊防嚴謹將林列故邊地盡耕邊粟自多今則將庸卒弱不堪支持地之出粟者寡人之食粟者衆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其米價自平而食自足弘治以後鹽引輸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而不復開墾邊地粟之所以貴而食之所以不足者殆爲此也又曰邊軍月糧一石價銀一兩二錢收受之際惟八錢餘四錢則官吏瓜分之矣及其給軍又止與四錢存留四錢謂之奉行撙節之例兼之守臣極力奔刻凡軍糧上納盡攘而歸於其家虛出

通開以滋獲其攫奪之罪軍士實糧升勺不沾惟其凍餒而已夫盜邊糧者服上刑典法具在邇年禁令寬弛貪墨如市不深切懲創則人心何由反正風俗何由挽回乎　成化中葉淇既變中鹽本色爲納銀正德中馮清又改陝西糧草爲折色邊境既以市糴爲難而官司又有侵尅之弊不免請發內帑而虧歐損民二臣實作俑哉〔議處權〕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道一由淮河入黃河
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月
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
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
後足用即日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
未設衛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于蘇州大倉城內專
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于文武中擇公勤廉幹
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
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檢點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
皇帝聖旨准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

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曰會通河運淮楊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撥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支收浙江幷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廒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

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裏河民運多失農力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兌與軍軍民兩易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叅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本各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兌其北邊一

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耗價米俱淮安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斗在瓜州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斗五升　五曰改兌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改兌每年議派多寡其數然不為常例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三升　天順間始額漕舟遮洋裏河共額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一十二萬一千五百員名歲運糧四百萬石

按前代所用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南湖北直達于　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漕法變易而囘船又有載鹽之料今之漕卒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太半在途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濕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上倉苦官攢之留難及其囘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漕卒艱苦如此食此糧者其知所自哉長運又在五運之後

議叙長運

國朝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大倉開洋遶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薊州耳轉運雖變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爲兌運其爲兌運一也漕法沿革

按萬表云糧運輕齎所謂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共七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故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

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止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淮府車盤糧則易銀爲用後以淮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伍錢可以輕齎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輕

齎之名由始也然只令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留倪糧運於斯爲盛其成化一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于兌運輕齎銀內均貼腳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齎處貼之亦只總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究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

若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通夸輕齎而弊又從此生矣將各總運官參出其門於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至張家灣過發之蓋以革通夸之弊而把總哥欽遂引貧緣驗封查筭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除之例矣後之相繼於歲增其數太倉庫所積羨餘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賠費賠害不可勝言欽之倡始爲可非也夫一六二一六三六輕齎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腳價也若腳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

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齎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
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將一
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叅將王佐乃定脚價投刮倉
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菓銀如經歷倉攢每石一釐
則謂之豬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
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為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
菓又添火耗儹茶菓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攢往
年各衛得以所帶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叙銀又干
數外求之後革去叅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
員外驗封查叅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准開銷

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乃以別淮南河耗剩以抵其費故倉有掛欠之米廒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故議以羨餘給軍夫羨餘不復扣之於官而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者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衆軍只任撑挽今以羨餘槩給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扭追賠船軍則有羨餘歌唱飲酒恝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告訐欺打旗甲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糧運 輕齋〕

萬曆初總理河道侍郎萬恭與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議疏言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數尺且

不害運惟自五月至于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四爲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而閘河先肅淸以待事令不與怒河値則河豈能爲之患哉故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能使運船之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入河其權則在于各省之糧儲道矣

運期宜早

國朝各省歲漕派數

浙江布政司　兌運六十萬石每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改兌六萬石正米每石加耗四斗二升

湖廣布政司　兌運二十五萬石每石加耗五斗六升

江西布政司　兌運四十萬石加耗同前改兌一十七萬石加耗同前

山東布政司　兌運二十八萬石每石加耗三斗一升[illegible]

各總歲漕運數

浙江都司把總　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四升

湖廣都司把總　二十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四石三斗八合

江西都司把總　三十萬六百九十五石一斗八升八合

兌九萬五千六百每石加耗一斗七升遮洋官軍
共省一斗五升

河南布政司　兌運二十七萬石每石加耗三斗一升
改兌二十二萬石加耗同前遮洋加耗亦同前

應天府　兌運十萬石　改兌二萬八千石

蘇州府　兌運六十五萬五千石每一石加耗五斗
六升改兌四萬二千石每一石加耗二斗七升後
七府耗同

松江府　兌運二十萬三千石　改兌二萬九
千九百石

常州府　兌運一十七萬五千石

鎮江府　兌運八萬石　改兌二萬五千石

安慶府　兌運六萬石

寧國府　兌運三萬石

池州府　兌運二萬五千石

太平府　兌運一萬七千石

山東都司把總
二十三萬八千四百七十二石三斗八合

遮洋把總
三十萬石

南京把總
二十七萬六千一百九十五石一斗九升二
合

共二把總
二十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石四斗二
升四合

江南二總上江把總
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五石六斗九
升四合

下江把總
二十九萬一千五百四石九斗
六升

廣德州　改兌八千石加耗二斗二升

揚州府　兌運六萬石每一石加耗四斗六升　改兌二萬七千石加耗二斗七升　後二府耗同

淮安府　改兌二萬五千石加耗同前

鳳陽府　兌運三萬石加耗同前　改兌三萬三百石

廬州府　兌運一萬石每一石加耗五斗六升

徐州　兌運一萬石每一石加耗四斗一升　改兌一萬八千石每一石加耗二斗二升

江北二總其一把總　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四十五石二斗九升

其二把總　四十九萬三千七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四合

中都留守司把總　三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二合

漕運歲額糧斛四百萬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　自成化八年該漕運都御史奏　准將支運糧米就各水次領兌名爲改兌漕司一向循守在扰均搭分派軍船領兌運糾除外河遮洋總下旗軍六千

三百名運糧三十萬石內正兌二十四萬石改兌六萬石裏河南京等十一總旗軍一十一萬五百一船每軍一名額運止兌糧二十五石二斗九升二合惟北隸總下每軍多運三升八合以盡畸零之數每淺船一隻旗軍十名共運正糧三百七石二斗耗在外前項官軍共分派正兌糧三百六萬石改兌糧六十四萬石運赴京通二倉正兌者三七改兌者四六上納通前不失四百萬石之數正耗米之外照依有司地里遠近又出輕賫以備水陸脚價浙江江西湖廣最遠每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五釐山東河南二省

最近每石止出一斗六升折銀六分其改兌糙米原係有司自運淮徐臨德四倉上納官軍支運之數其正耗米浙江江西二省每石四斗二升江南各府三斗二升江北各府三斗七升山東河南二省一斗七升俱是本色原無折色輕齎京通二倉水陸脚價遞年於正兌輕齎內乞將兌納損正兌之有餘以補改兌之不足多寡適均不分南北通融領兌前項漕規俱經　先朝文武大臣議處停當行之歲久則例已定　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千

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名分爲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于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攢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其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用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時而集是北直隸通州等九衛之官軍尤重於遞南漕運衛所之官軍矣歲漕各省府衛數及各總船卒運數

中古制國用悉賦畿內無有輸於千里之外者秦廢封建而漕運聿興其數亦視國之侈儉以爲盈縮焉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元封元年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昭帝元鳳二年詔減漕三萬石明年又詔勿漕唐初亦不過三十萬石睿宗河南陜運一百八十萬石天寶歲水陸三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劉晏後寖減至季與復如之宋大平興國始置汴河歲運江淮秔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景德三年以李溥之請定制爲六百萬石天聖間則又以吳耀卿言減五十萬石元漕三百餘萬

石至我　國朝歲運定例四百萬餘石裁之歷代實爲中制然其爲支爲兌爲改兌爲本色爲折色或遇事變爲減留爲借撥爲蠲免雖無定則而數則常盈焉（歲漕派數 遵總論）

國朝運漕倉數

京倉

舊大倉 在城東坊總督糧儲二廳及監收住焉

百萬倉 在城東坊

南新倉 在舊大倉前西倉聯絡

北新倉 在百萬倉後

海運倉 在大倉北門相對

祿米倉 在東城坊

新大倉 在海運倉西

廣備庫倉 在西城坊

通州倉

大運西倉 永樂間設在新城敖三百三十座計一千五百六十間南北西三門每門監督官一人攢典官一人軍十人

大運南倉 永樂間設在新城敖一百二十座計五百一十間北東二門同前

大運中倉 在舊城敖一百三十座計六百九十七間南北東二門同前

大運東倉 在舊城敖四十一座計二百五間東西南三門同前

淮安倉

常盈倉 永樂十三年建在清江浦河南岸數八十座共八十間

臨清倉

廣積倉 在今城內建置上同數七十二座共七百二十間先是永樂四年於廣積分數十座共一百間設倉曰臨清今復併一

徐州倉

廣運倉 宣德五年增在城南一里建置上同數一百座共一千間今五十座共五百一十間

德州倉

德州倉 舊在州城北門外建置上同正統移置城內東西分爲二東倉數二十九座共二百六十三間西倉數一十二座二百一十七間

漕之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於直達稽之於古漢漕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檀倉涇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迨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於水次有集津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河中操舟便宜無有傾覆唐之運於斯爲盛在宋東京之制度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淮江所運

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冨者。受淮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等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河南。曰廣積曰廣儲者。則受漕濮所運。謂之北河。又置搬運倉于眞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行直達。久涉歲月。奸弊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啟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爲海運。而白河一道接運。備至在河西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於轉般也。我 國家監於前代。其漕運之敖倉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大監戶部尚書或

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亦有大監亦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儲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為兌運又變為長運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為軍民計者固周且審然竟疑於直達也議者謂轉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淺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焉漕運各官總論

按禹貢所謂達于河即達京也然叙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

河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黄腄
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按
飛輓始于秦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
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
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充國此議遇歲豐稔邊方無事亦可行之 光武北
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
轉輸不絕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
集斜谷口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後魏
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此法亦民

隋文帝以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且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置而或發或留也　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衢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漕運以儲積爲本故置轉般倉于真揚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

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備　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　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牐至新莊口一帶是也　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尋宋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之至淮陰故道於是開淸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牐以通漕又於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爲利今日運道自儀

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縴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閘　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甎永樂十九年加以甎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樁實以甎土建議者往往欲于舊隄之外湖泊之傍別爲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樁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甎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閘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

洞引湖水于內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牐以節
水勢　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
粳稻以給幽燕以給邊方之用考元史論海運有云
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又云海運視河漕之
數所得葢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生長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
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
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
利始罷海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
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東

西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思預防之先計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日欲避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漁戶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曲為之設法圖畫具本且元史載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歲運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 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朝鮮安南邊

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至元時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按會通河之名始此至我　朝洪武二十四年會河淤徃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由陸運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河我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分水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運蓋永樂十三年

也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濬淮安莊牐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立淺鋪築縴路樹榔木穿井泉于是漕法通便噫元之為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葢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之用也　又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用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以資於江淮渭河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　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繇淮而度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牐者

即元史所謂會源牐也。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於北。此蓋居南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議諸牐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也。總會如人身之有咽喉。濟寧居腹裏之地。而多有旁出之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漕路之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爲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爲城。兩際各爲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牐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爲防守。亦思患預防之一事也。漕運考

任土作貢之圖

嵎夷饒略　萊夷作牧　淮夷

兖
田中下
賦貞
土黑墳
貢　漆絲
篚　織文

冀
田中中
賦上上錯
土白壤
島夷皮服
貢闕
篚闕

雍
田上上
賦中下
土黃壤
貢　球琳琅玕
篚　闕

青
田上下
賦中
土白墳
貢　鹽絺海物絲
枲鉛松怪石
篚　檿絲

豫
田中上
賦錯上中
土壤　下土墳壚
貢　漆枲絺紵
纖纊錫磬錯
篚

梁
田下下
賦下中三錯
土青黎
貢　璆鐵銀鏤砮磬
熊羆狐貍織皮
篚　闕

徐
田上中
賦中中
土赤埴墳
貢　五色土夏翟孤
桐浮磬蠙珠魚
篚　玄纖縞

揚
田下下
賦下上上錯
土塗泥
貢　金三品瑤琨篠簜
齒革羽毛木
篚　織貝包橘柚

荊
田下中
賦上下
土塗泥
貢　羽毛齒革金三品杶榦栝
柏礪砥砮丹
包匭菁茅納錫大龜
篚　玄纁璣組

崑崙析支渠搜　和夷

予觀禹貢九州之貢篚維非四夷之獻而亦以服食器用爲安而冀州獨不言貢篚者蓋畿甸之內賦其總銍秸粟米也總銍秸粟米者倉廩之儲也餱糧之濟也是食爲土貢之要也兖州之貢漆絲豫州之貢絺紵其地則密邇於畿甸焉是衣服之用亦爲土貢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爲之器用之外則不過寶玉玩好而已不足爲國家慮也帝王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也若夫大幹有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貴其土產

也皆遠於畿甸而或貢於要荒之服焉若帝王以爲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於荆梁久矣其肯以爲冀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于吴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於魯蓋以魯通於吴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貢篚說

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今北直隸古冀州地也米麥之賦計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絲二百二十四斤　絹二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木棉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　鈔九貫　草八百七十二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　鹽一十八萬八

百七引　今山西亦古冀州之域米麥之賦計二百二十七　四　二十二石　絲五十斤　綿四千七百七十七疋　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鹽四十二萬引　兗州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青州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今山東古青兗地也米麥之賦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　絲二千一百一十斤　絹五萬九千九百九十疋　木棉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　草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　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

十四引　徐楊今屬南直隸列于雍州之後　荊州
厥田惟下中厥賦惟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
青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今湖廣古荊
州之域米麥麻豆之賦二百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
十九石　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疋　布七百五
十疋　鈔一百七十五貫　豫州厥田中上厥賦錯
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今河南
古豫州之域也米麥之賦二百四十一萬四千七百
七十七石　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　絹

九千九百五十九疋　木棉三百四十二斤　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　梁州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今四川古梁州之域也米麥之賦一百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九石　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　木棉七萬三千八百五十斤　鹽十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引　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今陝西古雍州域也米麥之賦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十七石　絲綿三百零六斤　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　木棉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　布一十

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　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束　揚州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爲土五包羽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濱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今南直隸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石　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　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　麻布二千七十七疋　鈔八千七百七十錠　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　鹽十萬五千一百八

十斤　今浙江亦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二百五十一萬二百九十九石　綿幷絲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兩　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　布九疋　鈔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二錠　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包　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今江西亦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二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石　絲八千二百三斤　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疋　布一千六百四十一疋　鈔九千九百七十九錠　按賦出于冀兗青荊豫梁雍七州者僅居其半揚徐二州今南直隸浙江江西與之等埒而廣之東西與雲

貫百萬之賦又在九州外矣然此惟約計米麥絲絹布鈔鹽草七賦之正供而金沙銀鑛銅山鐵務珠池永土酒茶榷酤礬硝蠟蜜丹漆藥材機坊鑄冶竹木蒲葦磁器文石柴薪菓品海物山芼羽毛觔角牛羊魚牲虎豹熊羆象牙香麝之類如禹貢所言又有不可勝記者在

九州貢賦今昔之殊

太宰大行人九貢合禹貢圖

一祀貢
荊州包匭菁茅

二嬪貢
青州岱畎絲枲
荊州枲絺紵
兗州絲

三器貢
徐州泗濱浮磬
揚州錫貢磬錯
杶榦栝之幹栝之弓砮箘簬矢

四幣貢
兗州貢篚織文
青州厥篚檿絲
徐州厥篚玄纖縞
荊州厥篚玄纁璣組
揚州厥篚織貝
豫州厥篚纖纊

五材貢
兗州漆
青州鉛松怪石
徐州土五色嶧陽孤桐
揚州篠簜齒革惟木
荊州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簬楛
豫州漆
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
冀州松栢

六貨貢
徐州淮夷蠙珠
揚州惟金三品瑤琨
荊州惟金三品九江大龜
梁州璆鐵銀鏤砮磬
雍州球

七服貢
冀州島夷皮服
揚州島夷卉服
梁州熊羆狐狸織文

八斿貢
徐州羽畎夏翟
揚州羽毛
荊州羽毛

九物貢
青州海物惟錯
揚州厥包橘柚錫貢
職方氏青州其利蒲魚

朝鮮以馬苧蔴豹獺安南以犀象白綵沉木諸香暹羅以生象孔翠珊瑚瑪碧硫黃薇水琉球以赤銅瑪瑙刀錫古城以龍瑙兜羅真臘以犀象黃蠟日本以刎鎧爪哇以矛鐵犀象苾布珠瑪碧血瑣里以紅撒哈剌西洋瑣里以黑虎三佛齊以白獺大雞泮泥以玳瑁熊皮倒掛百花以赤猴彭亨以腦檀淡巴以苾布古里以寶刀蘇合龍涎滿剌加以熊狼白鹿華綫鎖袱錫婆羅以玳瑁珠蕉小葛蘭以珠蓋阿魯以象齒榜葛剌以琉璃紫膠錫蘭山以水晶蘆薈細布蘇門答剌以蕃刀囬青蘇祿以竹布迤北兀剌以貂駝

馬駝朶顏三衛以馬海西女直以馬豹貂鷹鶻珠角哈密以王石禽皮烏思藏以氆氌毛纓甲胄長河以氆氌足力鐵力朶甘思以明胄長刀董卜韓胡甲胄毛纓洮岷番族以馬刀明胄國朝諸夷所貢方物

聖祖立國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大常寺牲幣欽天監曆紙大醫院藥材光祿寺厨料寶鈔司桑穰諸皮角翎鰾之屬著爲定額俾其歲辦凡皆周官所供祀殯器幣財貨之需外此珍奇玩好及唐宋以來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伎倖之珍異一切無有焉其諸番國及四夷土官人等所貢方物禮部奏啟進

納而主客司則辦其五年三年九年之貢及其貢物貢途貢使豐約遠徑多寡之數差其迎送宴勞賞賚廬室幕帳食料之等蓋庶幾乎西旅越裳之獻而中國之制夷狄者亦有體歟 古今貢物總論